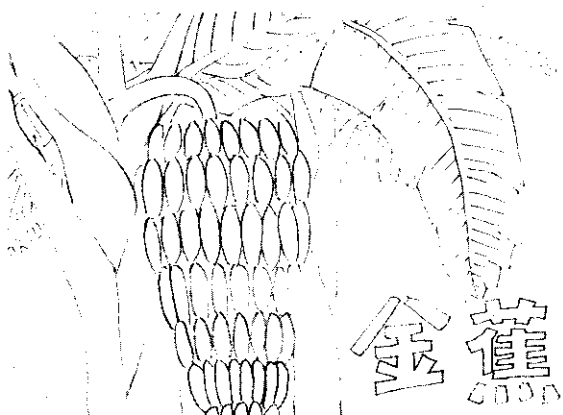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文／簡玲真
圖／呂坤和

一百多年前，臺灣南部有一個名叫林阿小的男人，一生中買進了幾千甲的田地。不過他沒有把這些田地，當作他私人的永久產業，他把它們分給貧苦的農人，並捐給地方，做地方公益事業，人們為了紀念他這種偉大的行為，便把他住的地方，取名叫「大林」，就是現在嘉義的大林鎮地方。

林阿小出身很窮苦，從小跟着父親在田裏做工，身體強壯的像一匹小壯牛。有一天，阿小看見鄰舍的孩子們，都背着書包上學堂，心裏十分羨慕，便向他父親要求：「阿爸，我也要上學堂！」

「孩子，爸爸也想送你去讀書，可是家裏沒有錢，怎麼成？好孩子，只要勤墾的種田，將來定會出人頭地的。」父親慈祥的安慰他。

不幸，阿小十歲的時候，父親過世，家裏只有兩間破草屋，和不到一分地貧瘠的佃田，只能種些甘薯和花生。家裏的生產生活，全靠母親幫人洗衣服、燒飯來維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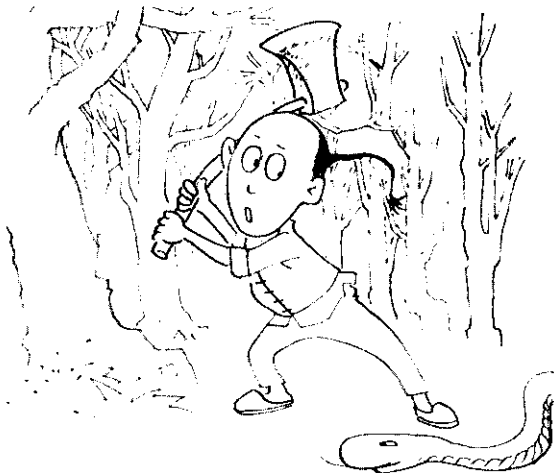
學堂裏讀書的孩子，都欺負阿小，看見他手中拿著書本，走在路上，不是在背後撒沙子，就是遠遠的叫着：「阿小，阿小，無爹無靠，大廟不收，小

廟不要。邊走邊讀，一跤摔倒，黃狗跑來，又咬又叫。」

唱完了，大家拍手高喊：「狗來了！狗來了！」

阿小隨便聽他們怎麼欺負，總是不言不語的走開。大家見他老實好欺，便替他起個綽號，叫做「傻吊」。村裏的人遇到有什麼粗活，總喜歡叫阿小去做，因為他為人老實，從不計較工資。

有一天，阿小到山邊去砍柴，在一座懸崖邊，吃力地砍一段枯樹，忽然有一條很大的蟒蛇，朝他站的地方奔竄過來。他心裏一慌，隨手把斧頭朝蛇擲去，蛇被嚇跑了，斧頭也掉到懸崖下了。



林阿小正在砍一段枯樹，忽然有一條很大的蟒蛇，朝他站的地方竄過來。

「沒有斧頭怎能打柴呢？」阿小想。便不顧危險，抓着崖邊的樹枝和茅草，一步步地往下爬。好不容易爬到崖下，低頭卻遍找不著那柄斧頭，他覺得很奇怪。

走了幾十步路，看見前面一叢高矮不一的樹，樹幹是青黃中夾著絳紅色，大的有海碗那麼粗，葉子碧綠，有三、四尺長。奇怪的樹心裏，有的伸出像豬心紅紅的東西，有的卻掛着一大串碧綠像手指頭

般的物件。

阿丫小看得奇怪，心裏要想：「要是把這種樹挖幾棵回去，栽在門門口和窗戶前面，長大後了，不但可以遮陽光，並且還可以一在樹下乘涼，豈不很好？」

阿丫小，也不找斧頭了，挖了十幾棵小樹回家，種在屋前。不到一兩年，那些小樹長得足足有二、三丈高，翠綠的葉子，隨風擺動，看了，有一種涼快的感覺。他十分得意高興，時常施肥、澆水。

村子裏有些年紀大的人看了，便對阿丫小說：「阿丫小，這種樹叫做芭蕉，除了好看之外，是沒有什麼用的，你這樣辛苦澆灌，簡直是白費氣力。」

「不要緊，我看書上說，古人有拿蕉葉寫字的，我用這些芭蕉葉寫字，省得買紙，不是也很好嗎？」阿丫小笑着回答。

那些年長的人，嘆口氣走開了，他們認為阿丫小總是做些傻事。

過了年，那些芭蕉上，結出了一蓬一蓬像手指頭般的果實。慢慢的，那些手指頭越長越粗，竟有小孩的手臂那麼粗了，彎彎地像初三、四的月亮，可是生出的果實青綠的顏色，很好看，但吃起來又澀、又苦。

阿丫小看它長得太重，把樹幹都壓彎了，便把它割下來。因為家裏沒有存放的地方，只有一口裝米的大缸，就把那些不熟的香蕉都丟在缸裏。過了幾天，阿丫小的媽媽打米燒飯，忽然聞到一股又甜又香的味，她奇怪極了，一看缸裏，原來那些青青香蕉，都變成了金黃的顏色，香味就是从那兒發出的。她取了一根嘗了嘗，那香蕉又香又甜，又軟又滑，入口即化，好吃極了，不由得大喜起來。

「這是天賜的糧食啊！」她便

把阿丫小叫出來，告訴他這一發現。阿丫小也是高興萬分，但恐怕鄰居笑他們沒有飯吃，只得起香蕉，所以暫不宣佈。只是把自已的那份佃田，全都種上了香蕉。

鄰舍們都很驚訝，相互告訴說：「那傻小子發瘋了，好好的田地，不種甘薯、花生，卻去種些芭蕉，看他們母子兩個以後怎麼生活。」

阿丫小也不理會他們，只管努力翻土、澆肥、拔草、澆水。到了第三年，阿丫小的芭蕉園裏長滿了串串的香蕉。恰巧那年天旱，稻米沒有收成，到處都鬧飢荒，阿丫小便把收藏的香蕉拿出來，分給大家吃。鄰舍們吃了，驚訝萬分，一個個極口稱讚，都說：「想不到芭蕉會結出這麼好吃的果實，瞧！多麼像一條條的金仔啊！」

村子裏年齡最大的張公公，忽然拍手笑道：「對了！我們以後不叫它做芭蕉，就叫它做金蕉好了。」

「對！對！」大家都拍手贊成，有的人吃得津津有味，還拿出錢來向阿丫小買金蕉。阿丫小有錢了，把他那蕉園慢慢擴充，專門收買最貧瘠的土地，一心一意種香蕉。從此金蕉變成了臺灣民間最普遍，也最受歡迎的香蕉。



張公公忽然拍手笑道：「對了！我們以後不叫它做芭蕉，就叫它做金蕉好了。」